

ECNULI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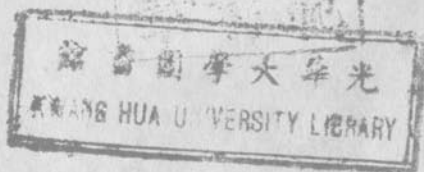


10009815481204

4528
375H

編主復而周
叢文方北
輯二第

旋 花 荷



知新·書讀·活生

售經總所行發合聯

27539

~~4339~~

庫藏

北方文叢

荷 花 淀

主編者 周 而 復
著 者 孫 翠
總經售 生活·讀書·新知
聯合發行所
基本定價 三 元
外埠酌加郵運費
出版日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濕初版
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
地址 中正中路五三七號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S.0001-5090(J.P.104)



光華大學圖書館
KWANG HUA UNIVERSITY
LIBRARY



登記號碼

第 12 / 號

目次

荷花淀……………一

游擊區生活一星期……………一三

平原景色……………一三

抗日村長……………一八

洞……………二〇

村外……………二三

守翻口……………二五

人民的生活情緒……………三〇

回來的路上……………三四

村落戰	三九
白洋淀邊一次小鬥爭	四九
山裏的春天	五五
麥收	六三

荷 花 淀

——白洋淀記事之一

月亮升起來，院子裏涼爽得很，乾淨得很，白天破好的葦眉子潮潤潤的，正好編席。女人坐在小院當中，手指上纏繞着柔滑修長的葦眉子。葦眉子又薄又細，在她懷裏跳躍着。

要問白洋淀有多少葦地？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葦子？不知道。只曉得，每年蘆花飄飛葦葉黃的時候，全淀的蘆葦收割，垛起垛來，在白洋淀周圍的廣場上，就成了一條葦子的長城。女人們，在場裏院裏編着席。編成了多少席？六月裏，淀水漲滿，有無數的船隻，運輸

銀白雪亮的蓆子出口，不久，各地的城市村莊，就全有了花紋又密、又精緻的蓆子用了。大家爭着買：

『好蓆子，白洋淀蓆！』

這女人編着蓆。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，就編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，也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雲彩上。她有時望望淀裏，淀裏也是一片銀白世界。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，風吹過來，帶着新鮮的荷葉荷花香。

但是大門還沒關，丈夫還沒回來。

很晚丈夫才回來了。這年青人不過二十歲，頭戴一頂大草帽，上身穿一件潔白的小褂，黑單褲捲過了膝蓋，光着腳。他叫水生，小葦莊的游擊組長，黨的負責人。今天領着游擊組到區上開會去來。女人抬頭笑着問：

『今天怎麼回來的這麼晚？』站起來要去端飯。水生坐在台階上說：

『吃過飯了，你不要去拿。』

女人就又坐在蓆子上。她望着丈夫的臉，她看出他的臉有些紅脹，說話也有些氣喘。她問：

「他們幾個哩？」

水生說：

「還在區上。爹哩？」

女人說：

「睡了。」

「小華哩？」

「和他爺爺去收了半天蝦簍，早就睡了。他們幾個爲什麼還回來？」

水生笑了一下。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。

「怎麼了，你？」

水生小聲說：

「明天我就到大部隊上去了。」

女人的手指震動了一下，想是叫葦眉子劃破了手，她把一個手指放在嘴裏吮了一下。水

生說：

「今天縣委召集我們開會。假若敵人再在同口按上據點，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條線，淀裏

的鬥爭形勢就變了。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地區隊。我第一個舉手報了名的。」

女人低着頭說：

「你總是很積極的。」

水生說：

「我是村裏的游擊組長，是幹部，自然要站在頭裏，他們幾個也報了名。他們不敢回來，怕家裏的人拖尾巴。公推我代表，回來和家裏人們說一說。他們全覺得你還開明一些。」

女人沒有說話。過了一會，她才說：

「你走，我不攔你，家裏怎樣辦？」

水生指着父親的小房叫她小聲一些。說：

「家裏，自然有別人照顧。可是咱的莊子小，這一次參軍的就有七個。莊上青年人少了，也不能全靠別人，家裏的事，你就多做些，爹老了，小華還不頂事。」

女人鼻子裏有些酸，但他並沒有哭。只說：

「你明白家裏的難處就好了。」

水生想安慰她。因為要考慮準備的事情還太多，他只說了兩句：

「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，打走了鬼子，我回來謝你。」

說罷，他就到別人家裏去了，他說回來再和父親談。

鷄叫的時候，水生才回來。女人還是呆呆的坐在院子裏等他，她說：

「你有什麼話囑付囑付我吧。」

「沒有什麼話了，我走了，你要不斷進步、識字，生產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什麼事也不要落在別人後面！」

「嗯，還有什麼？」

「不要敵人漢奸捉活的。捉住了要和他拚命。」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，女人流着眼淚

答應了他。

第二天，女人給他打點好一個小小的包裹，裏面包了一身新單衣，一條新毛巾，一雙新鞋子。那幾家也是這些東西，交水生帶去。一家人送他出了門。父親一手拉着小華對他說：

「水生，你幹的是光榮事情，我不攔你，你放心走吧。大人孩子我給你照顧，什麼也不要惦記。」

全莊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來，水生對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。

女人們到底有些藕斷絲連。過了兩天，四個青年婦女集在水生家裏來，大家商量：

「聽說他們還在這裏沒走。我不拖尾巴，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。」

「我有句要緊的話得和他說說。」

水生的女人說：

「聽他說鬼子要在同口按據點……」

「那裏就碰得那麼巧，我們快去快回來。」

「我本來不想去，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他，有什麼看頭啊！」

於是這幾個女人偷偷坐在「隻小船上，划到對面馬莊去了。

到了馬莊，她們不敢到街上去找，來到村頭一個親戚家裏，親戚說：你們來的不巧，昨天晚上他們還在這裏，半夜裏走了，誰也不知開到那裏去。你們不用惦記他們，聽說水生一來就當了副排長，大家都是歡天喜地的……

幾個女人羞紅着臉告辭出來，搖開靠在岸邊上的小船。現在已經快到晌午了，萬里無

雲，可是因爲在水上，還有些涼風，這風從南面吹過來，從稻秧上葦尖吹過來。水面沒有一隻船，水像無邊的跳蕩的水銀。

幾個女人有點失望，也有些傷心，各人在心裏罵着自己的狠心賊。可是青年人，永遠朝着愉快的事情想，女人們尤其容易忘記那些不痛快。不久，她們就又說笑起來了。

「你看說走就走了。」

「可慌（高興的意思）哩，比什麼也慌，比過新年，娶新——也沒見他這麼慌過！」

「拴馬樁也不頂事了。」

「不行了，脫了僵了！」

「一到軍隊裏，他一準得忘了家裏的人。」

「那是真的，我們家裏住過一些年輕的隊伍，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來唱，進去唱，我們一輩子也沒那麼樂過。等他們閒下來沒有事了，我就優想：該低下頭了吧。你猜人家幹什麼？用白粉子在我家墻壁上畫上許多圓圈圈，一個一個蹲在院子裏，托着槍瞄那個，又唱起來了！」

她們輕輕划着船，船兩邊的水嘩，嘩，嘩。順手從水裏撈上一棵菱角來，菱角還很嫩很

小，乳白色。順手又丟到水裏去。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穩穩浮在水面上生長去了。

「現在你知道他們到了那裏？」

「管他哩，也許跑到天邊上去了！」

她們都抬起頭往遠處看了看。

「唉呀！那邊過來一隻船。」

「唉呀！日本，你看那衣裳！」

「快搖！」

小船拚命往前搖，她們心裏也許有些後悔，不該這麼冒冒失失走來，也許有些怨恨那些走遠了的人。但是立刻就想，什麼也別想了，快搖，大船緊緊追過來。

大船追的很緊。

幸虧是這些青年婦女，白洋淀長大的，她們搖的小船飛快。小船活像離開了水皮，一條打跳的梭魚。她們從小跟這小船打交道，駛起來，就像織布穿梭，縫衣透針一般快。

假如敵人追上了，就跳到水裏去死吧！

後面大船來的飛快。那明明白白是鬼子！這幾個青年婦女咬緊牙制止住心跳，搖櫓的手

並沒有慌，水在兩旁大聲的嘩嘩，嘩嘩，嘩嘩嘩！

『往荷花淀裏搖！那裏水淺大船過不去。』

她們奔着那不知道有幾畝大小的荷花淀去，那一望無邊際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，迎着陽光舒展開，就像銅牆鐵壁一樣。粉色荷花箭高高的挺出來，是監視白洋淀的哨兵吧！

她們向荷花淀裏搖，最後，努力的一搖，小船竄進了荷花淀。幾隻野鴨撲楞楞飛起，尖聲驚叫，掠着水面飛走了。就在她們的耳邊響起一排槍！

整個荷花淀全震蕩起來。她們想，陷在敵人的埋伏裏了，一準要死了，一齊翻身跳到水裏去。漸漸聽清楚槍聲只是向着外面，她們才又扒着船梆露出頭來。她們看見不遠的地方，那寬厚肥大的荷葉下面，有一個人的臉，下半截身子長在水裏。荷花變成人了？那不是我們的水生嗎？又往左右看去，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臉，啊，原來是他們！

但是那些隱蔽在大荷葉下面的戰士們，正在聚精會神瞄着敵人射擊，半眼也沒有看她們。槍聲緊緊的清脆，三五排槍過後，他們投出了手榴彈，衝出了荷花淀。

手榴彈把敵人那隻大船擊沉，一切都沉下去了。水面上只剩下一團煙硝火藥氣味。戰士

們就在那裏大聲歡笑着，打撈戰利品。他們又開始了沉到水底撈出大魚來的拿手戲。他們掙着撈出敵人的槍枝、子彈帶，然後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麵粉和小米。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趕一個在水波上滾動的東西，是一包用精緻紙盒裝着的餅乾。

婦女們帶着混身水，又坐到他們的小船上去了。

水生追回那個紙盒子，一隻手高高舉起，一隻手用力拍打着水，好使自己不沉下去。對着荷花淀吆喝：

『出來吧，你們！』

好像帶着很大的氣。

她們只好搖着船出來。忽然從她們的船底下冒出一個人來，只有水生的女人認的那是區小隊的隊長。這個人抹一把上臉的水問她們：

『你們幹什麼去來呀？』

水生的女人說：

『又給他們送了一些衣裳來！』

小隊長回頭對水生說：

『都是你村的？』

『不是她們是誰，一羣落後份子！』說完把紙盒順手丟在女人們船上，一洩，又沉到水底下去了，到很遠的地方才鑽出來。

小隊長開了個玩笑，他說：

『你們也沒有白來，不是你們，我們的伏擊不會這麼澈底。可是，任務已經完成，該回去晒晒衣裳了。情況還緊的很！』

戰士們已經把打撈出來的戰利品，全裝在他們的小船上，準備轉移。一入摘了一片大荷葉頂在頭上，抵擋正午的太陽。幾個青年婦女把掉在水裏又撈出來的小包裹，丟給了他們，戰士們的三隻小船就奔著東南方向，箭一樣飛去了。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煙波裏。

幾個青年婦女划着她們的小船趕緊回家，一個個像落水鷄似的。一路走着，因過於刺激和興奮，她們又說笑起來，坐在船頭臉朝後的一個撅着嘴說：

『你看他們那個橫樣子，見了我們愛搭理不搭理的！』

『啊，好像我們給他們丟了什麼人似的。』

她們自己也笑了，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，可是：

「我們沒槍，有槍就不往荷花淀裏跑，在大淀裏就和鬼子幹起來！」

「我今天也算看見打仗了。打仗有什麼出奇，只要你不着慌，誰還不會爬在那裏放槍呀！」

「打沉了，我也會浮水撈東西，我管保比他們水式好，再深點我也不怕！」

「水生嫂，回去我們也成立隊伍，不然以後還能出門嗎！」

「剛當上兵就小看我們，過二年，更把我們看得一錢不值了，誰比誰落後多少呢！」

這一年秋季，她們學會了射擊。冬天，打冰夾魚的時候，她們一個個登在流星一樣的冰船上，來回警戒。敵人圍剿那百頃大葦塘的時候，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，出入在那蘆葦的海裏。

(一九四五年)

游擊區生活一星期

平原景色

一九四四年三月裏我有機會到曲陽游擊區走了一趟，在這以前，我對游擊區的生活，雖然離的那麼近，聽見的也不少，但是許多想法還是主觀的。例如對於『洞』，我的家鄉冀中區是洞的發源地，我也寫過關於洞的報告，但是到了曲陽，在入洞之前，我還打算把從繁峙帶回來的六道木棍子也帶進去，就是一個大笑話，經一事，長一智，這真是不會錯的。

縣委同志先給我大概介紹了一下游擊區的情形，我覺得重要的是一些風俗人情方面的

事，例如那時地裏麥子很高了；他告訴我到那裏去，不要這樣說：「啊，老鄉，你的麥子長的很好啊！」因為「麥子」在那裏是罵人的話。

他介紹給我六區農會的老李，這人有三十五歲以上，白淨臉皮，像一個穩重的店舖掌櫃，很熱情，思想很周密，他把敞開的黑粗布破長袍攬在後面，和我談話。我漸漸覺得他是一個區委負責同志，我們這幾年是培養出許多這樣優秀的人物來了。

我們走了一天一夜，第二天清晨到了六區邊境，老李就說：「你看看平原游擊根據地的風景吧？」

好風景。

太陽照着前面一片盛開的鮮紅的桃樹林，四周圍是沒有邊際的輕輕波動着就要挺出穗頭的麥苗地。

從小麥的波浪上飄過桃花的香氣，每個街口走出牛拖着的犂車，四處是鞭哨。

這是幾年不見的風光，它能够引起年幼時候強烈的感覺。爬上一個低低的土坡，老李說：「看看砲樓吧！」

我心裏一跳。對面有一個像火車站上的水塔，土黃色，圓圓的，上面有一個傘頂的東

西。它建築在一個大的樹木森陰的村莊邊沿，在它下面就是出入村的大道。

老李又隨手指給我，村莊的南面和東面不到二里地的地方，各有一個小一些的砲樓，老李笑着說：

「對面這一個在咱們六區是頂漂亮的砲樓，你仔細看看吧。這是敵人最早修的一個，那時咱們的工作還沒搞好，叫他撈到一些磚瓦，假如是現在，他只能自己打鑿來蓋。」

面前這一個砲樓，確是比遠處那兩個高大些，但那個怪樣子，就像一個闊氣的和尙墳，再看看周圍的景色，心裏想這算是個什麼點綴哩！這是和自己心愛的美麗的孩子，突然在三歲的時候，生了一次大花一樣，叫人一看見就難過的事。

但老李慢慢和我講起砲樓裏僞軍和鬼子們的生活的事，我也就想到，雖然有這一塊瘡疤，但人們抗毒的血液是加多了。

我們從一條繞村的堤埝上走過，離那砲樓越來越近，漸漸看得見在那傘頂下面有一個荷槍的穿黑衣服的僞軍，望着我們。老李還是在前面揚長的走着，當離開遠了的時候，他慢慢走，等我跟上說：

「他不敢打我們，他也不敢下來，咱們不準許他下來走動。」

接着他給我講了一個笑話。

他說：「住在這個砲樓上的僞軍，一天喝醉了酒，大家打賭，誰敢下去到村裏走一趟，一個司務長就說：他敢去，並且約下，要到「維持會」拿一件東西回來作證明。這個司務長就下來了，別的僞軍在砲樓上望着他。司務長仗着酒胆，走到村邊。這村的維持會以前爲了怕他們下來搗亂，還是遷就了他們一下，設在這個街頭的。他進了維持會，辦公的人們看見他就說：「司務長，少見，少見，裏面坐吧。」司務長一句話也不說，邁步走到屋裏，在桌子上拿起一枝毛筆就往外走。辦公的人們在後面說：「坐一坐吧，忙什麼哩？」司務長加快脚步就來到街上，辦公的人們嬉笑着嚷道：「哪裏跑！哪裏跑！」

「這時從一個門洞裏跳出一個游擊組員，把手槍一揚，大喝一聲：「站住！」照着他虛瞄一槍，砰的一聲。」

「可憐這位司務長沒命的往回跑，把褲子也掉下來了，回到砲樓上就得了一場大病，現在還沒起床。」

我們又走了一段路，在村莊南面那個砲樓下面走過，那裏面已經沒有敵人，老李說，這

是叫我們打走了的。在這個砲樓裏面，去年還出過鬧鬼的事。

老李說：

「你看前面，那裏原來是一條溝，到底叫我們給它平了。那時候敵人要掘開村溝，氣餒可兇哩！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抓去，晝夜不停的掘，有一天黃昏的時候，一個鬼子在溝裏拉着一個年輕媳婦要強姦，把衣服全扯爛了，那年輕女人劈了那個鬼子一鐵錘就往野地裏跑，別的鬼子追她，把她逼得跳下一個大水車井。

「就在那天夜裏，敵人上了砲樓，半夜，聽見一種嗷嗷的聲音，先是在砲樓下面叫，後來繞着砲樓叫，鬼子們看見在砲樓下面，有一個白色帳篷的東西，越長越高，眼看就長到砲樓頂一般高了，鬼子是非常迷信的，也是做賊心虛，以爲鬼來索命了。

「不久，那個逼着人強姦的鬼子就瘋了，他哭着叫着，不敢在砲樓上住。他們的小隊長在附近村莊請來一個捉妖的，在砲樓上擺香壇行法事，唸咒捉妖，法師說：「你們造孽太大，受冤的人氣餒太高，我也沒辦法。」再加上游擊組每天夜裏去襲擊，他們就全搬到村頭上的大砲樓上去住了。」

抗日村長

在路上有些就誤，那天深夜我們才到了目的地。

進了村子，到一個深胡同口底叫開一家大門，開門的人說：

『啊！老李來了。今天消息不好，燕趙增加了三百個治安軍。』

老李帶我進了正房，屋裏有很多人。老李就問情況。

情況是真的，還有清剿這個村子的風聲，老李就叫人把我送到別的一個村子去，寫了一封信給那村的村長。

深夜，我到了那個村子，在公事台（村裏支應敵人的地方，人們不願叫維持會，現在流行叫公事台）的燈光下，見到了那個抗日村長，他正在同一些幹部商量事情，見我到了，幾個沒關係的人就走了，村長看過了我的介紹信，打發送我的人回去說：

『告訴老李，我負一切責任，讓他放心好了。』

村長是三十多歲的人，臉尖瘦，眼皮有些腫，穿着一件白洋布大衫，白鞋白腿帶。那天

夜裏，我們談了一些村裏的事，我問他爲什麼叫抗日村長，是不是還有一個僞村長。他說沒有了。關於村長這個工作，抗戰以後，是我們新翻身上來的農民幹部做的，可是當環境一變，敵僞成天來來往往，一些老實的農民就應付不了這局面。所以有一個時期，就由一些在外面跑過的或是年老的辦公的舊人來担任，那一個時期，有時是出過一些毛病的。漸漸的，才培養出這樣的既能把握立場，也能支應敵僞的新幹部。但大家爲了熱誠的表示雖然和敵人周旋，也是爲抗日，村民習慣的就叫他們『抗日村長。』

抗日村長說，因爲有這兩個字加在頭上，自己也就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的責任了。

不久我就從他的言談上、表情上看出他的任務的繁重和複雜，他告訴我他穿孝的原因是半月前敵人在這裏駐剿，殺死了他年老的父親，他要把孝穿到抗日勝利。

從口袋裏他掏出香煙叫我吸，說這是隨時支應敵人的。在游擊區，敵人勒索破壞，人們的負擔已經很重，我們不忍再吃他們的喝他們的，但他們總是這樣說：

『吃吧，同志，有他們吃的，還沒有我們吃的，你們可吃了多少，給人家一口豬，你們連一個肘子也吃不了。』

我和抗日村長談這種心理，他說這裏面沒有一絲虛僞，却有無限苦痛。他說，你見到過

因爲遭橫禍而傾家敗產的人家嗎！對他的親愛的孩子的吃穿，就是這樣的，就是這個心理。敵佔區人民對敵僞的負擔，想像不到的大，敵僞吃的、穿的、花的都是村裏供給，並且僞軍還有家眷，就住在砲樓下，這些女人孩子的花費，也是村裏供給，連孩子們的尿布，女人的粉油都在內，我們就是他們的供給部。

抗日村長苦笑，他說：『前天敵人叫報告員來要豬肉、白菜、蘿蔔，我們給他們準備了，可是一到砲樓下面，游擊小組就打了伏擊，報告員只好倒提着空口袋到砲樓上去報告，他們又不敢下來，我們送不到有什麼辦法？』

抗日村長高聲的笑了起來，他說：『回去叫咱們的隊伍來活動活動吧，那時候就够他們鬼崽子們受，我們是連水也不給他們担了。有一回他們連砲樓上的乾水（洗鍋水）都喝乾了的。』

這時已快半夜，他說：『你去睡覺吧，老李有話，今天你得鑽洞。』

洞

可以明明告訴敵人，我們是有洞的。從五一「掃蕩」以後，我的家鄉冀中區，人們常常在洞裏生活。在起初，敵人嘲笑我們說，冀中人也鑽洞了，認爲是他們的戰績。但不久他們就收起笑容，因爲冀中平原的人民並沒有把鑽洞當成退却，却是當作新的壕塹戰鬥起來，而且不到一年又從洞裏戰鬥出來了。

平原有過三次驚天動地的工程，一次是拆城，二次是破路，三次是地道。局外人以爲這只是本能的求生存的活動，是錯誤的。這裏面有政治的精心積慮的設計，動員和創造。這創造由共產黨的號召發動，由人民完成。人民興奮的從事這樣巨大精細的工程，日新月異，使工程能充分發揮作戰的效能。

這工程是八路軍領導人民共同來製造，因爲八路軍是以這地方爲戰爭的基地，以人民爲戰爭的助手，生活和願望是結爲一體的，八路軍不離開人民。

回憶在抗戰開始，國民黨軍隊也叫人民在大雨滂沱的夏天，掘過蜿蜒幾百里的防禦工事，人民不惜斬削已經發紅的高梁來構築作戰的堡壘，但他們在打罵奴役人民之後，不放一槍退過黃河去了。氣得人們只好在新的壕溝兩旁撒晚熟的秋菜種子。

一經比較，人民的覺悟是深刻明亮的。因此在拆毀的城邊，縱橫的道溝裏，地道的進口

就流了敵人的血，使它污穢的肝腦塗在爲復仇的努力創造的土地上。

言歸正傳吧，村長叫中隊長派三個游擊組員送我去睡覺，村長和中隊長的聯合命令是一個站高哨，一個守洞口，一個陪我下洞。

於是我就攜帶我的一切行囊到洞口去了。

這一次體驗，才使我知道『地下工作的具體情形』，這是當我問到一個從家鄉來的幹部，他告訴我的話，我以前是把地下工作浪漫化了的。

他們叫我把棍子留在外間，在燈影裏立刻有一個小方井的洞口出現在我的眼前。陪我下洞的同志手裏端着一個大燈碗跳進去不見了。我也跟着跳進去，他在前面招呼我。但是滿眼漆黑什麼也看不見，也迷失了方向。我再也找不到往裏面去的路，洞上面的人告訴我蹲下向北進橫洞。我用腳探着了那橫洞口，我蹲下去，我吃虧個子大，用死力也折不到洞裏去，急的渾身大汗，裏面引路的人又不斷催我，他說：『同志，快點吧，這要有情況還了得。』我像一個病豬一樣『吭吭』的想把頭塞進洞口，也是枉然。最後才自己創造了一下，重新翻上洞口來，先使頭着地，栽進去，用蛇行的姿勢入了橫洞。

這時洞上面的人全笑起來，但他們安慰我說，這是不熟練，沒練習的緣故，鑽十幾次身

子軟活了就好了。

鑽進了橫洞，就看見了路人托引着燈，焦急的等我，我向他抱歉，他說這樣一個橫洞你就進不去，裏面的幾個翻口你更沒希望了，就在這裏打鋪睡吧！

這時我才想起我的被物，全留在立洞的底上橫洞的嘴上，他叫我照原姿勢退回去，用脚尖把被子和包袱勾進來。

當我試探了半天，才完成了任務的時候，他笑了說：『同志，你看敵人耍下來我拿一隻短槍在這裏等他（他說着從腰裏掏出手槍頂着我的頭）有跑嗎？』

我也滑稽的說『那就像胖老鼠進了細腰蛇的洞一樣，只有跑到蛇肚子裏的。』
這一夜，我就是這樣過去了，第二天上面叫我們吃飯，出來一看，已經紅日三竿了。

村 外

過了幾天，因為每天鑽，有時鑽三次四次，我也到底能夠進到洞的腹地，雖然還是那樣潮濕氣悶，比較起在橫洞過夜的情境來，真可以說是別有洞天了。

和那個陪我下洞的游擊組員也熟識了，那才是一個可親愛的好青年，好農民，好同志。他叫三槐，才十九歲。

我就長期住在他家裏，他有一個寡母，父親也是敵人前年掃蕩時殺了的，游擊區的人們，不知道有多少比例數的人負擔着這種仇恨生活度日。他弟兄三個，大哥種地，有一個老婆，二哥幹合作社，跑敵區做買賣，也有一個老婆，他看來已經是一個職業的游擊組員，別的事幹不了多少了，正在年青，戰爭的事佔了他全部的心思，也不想成親。

我們倆就住在一條炕上，炕上一半地方堆着大的肥美的白菜。情況緊了，我們倆就入洞睡，甚至白天也不出來，情況緩和就『守着洞口睡』。他不叫我出門，吃飯他端進來，一同吃，他總是選擇最甜的有鍋疤的紅山藥叫我吃，他說：『別出門，也別叫生人和小孩子們進來。實在悶的時候我帶你出去溜溜去。』

有一天，我實在悶了，他說等天黑吧，天黑咱們玩去。等到天黑了，他叫我穿上他大哥一件破棉袍，帶我到村外去，那是大平原的村外，我們走在到菜園去的小道上，在水車旁邊談笑，他割了些韭菜，說帶回去吃餃子。

在洞裏悶了幾天，我看見曠野像看見了親人似的，我願意在鬆軟的土地上多來回跑幾

趙，我願意對着油綠的禾苗多呼吸幾下，我願意多看幾眼正在飄飄飛落的雪白的李花。

他看見我這樣就說，「我們唱個歌吧，不怕。衝着燕趙的砲樓唱，不怕。」

但我望齊那不到三里遠的燕趙的砲樓在烟霧裏的影子，我沒有唱。

守 翻 口

那天我們正吃早飯，聽見外面一聲亂，中隊長就跑進來說敵人到了村外，三槐把飯碗一拋就抓起我的小包裏，他說：「還能跑出去嗎？」這時村長跑進來說：「來不及了，快下洞！」

我先下，三槐殿後，當我爬進橫洞已經聽見拋土填洞的聲音，知道情形是很緊的了。

爬到洞的腹地的時候，已經有三個婦女和兩個孩子坐在那裏，她們是從別的路來的，過了一會，三槐進來了，三個婦女同時歡喜的說：

「可好了，三槐來了。」

從這時，我才知道三槐是個守洞作戰的英雄。三槐告訴女人們不要怕，不要叫孩子們

哭，叫我和他把槍隻手榴彈帶到第一個翻口去把守。

爬到那裏，三槐叫我閃進一個偏洞，把手榴彈和子彈放在手邊，他就按着一把雪亮的板斧和手槍伏在地下，他說：

「這時候，短槍和斧子最頂事。」

不久，不知道從什麼方向傳過來一種細細的嚶嚶的聲音，他就說道：

「敵人已經過村東去了，游擊組在後面開了槍，看樣子不來了，可是你們不要出來。」

這聲音不知道是從地下發出來，還是從地上面發出來，像小說裏描寫的神仙的指引一樣，好像是從雲端上來的，又像是一種無綫電廣播，但我又看不見收音機。

三槐告訴我：——抽支烟吧，不要緊了，上回你沒來，那可危險哩。

半月前，敵人來清剿，這村住了一個營的治安軍，這些傢伙，成份很壞，全是漢奸汪精衛的人，和我們有仇，可凶狠哩。一清早就來了，裏面還有內綫哩，是我們村的一個壞傢伙，敵人來了，人們正鑽洞，他裝着叫敵人追趕的樣子，在這個洞口去鑽鑽，在那個洞口去鑽鑽，結果叫敵人發現了三個洞口。

最後也發現我們這個洞口，還是那個傢伙帶路，他又裝着蒜，一邊嚷道：「哎呀，敵人

追我！」就往裏面鑽，我一槍就把他打回去了。他媽的，這是什麼時候，就是我親爹親娘來破壞，我也得把他打回去。

他跑出去，就報告敵人說，裏面有八路軍，開槍了。不久，院子裏就開來很多治安軍，一個自稱是連長的在洞口大聲叫八路軍同志答話。

我就答話了：「有話你說吧，聽着哩。」

治安軍連長說：「同志，請你們出來吧。」

我說：「你進來吧，砲樓是你們的，洞是我們的。」

治安軍連長說：「我們已經發現洞口，等到像倒老鼠一樣，把你們掘出來，那可不好看。」

我說：「誰要不怕死，誰就掘吧。我們的手榴彈全拉出弦來等着哩。」

治安軍連長說：「喂，同志，你們是那部份。」

我說：「十七團。」

（這時候三槐就要和我說關於十七團的威望的事，我說我全知道，那是我們冀中的子弟兵，使敵人聞名喪胆的好兵團，是我們家鄉的光榮子弟。）

治安軍連長說：「同志，我們是奉命令來的，沒有結果也不好回去交待，這樣好不好，你們交出幾支槍來吧。」

我說：「八路軍不交槍，你們交給我們幾支吧，回去就說叫我們打回去了，你們的長官就不怪罪你們。」

治安軍連長說：「交幾支破槍也行，兩個手榴彈也行。」

我說：「你胡說八道，死也不交槍，這是八路軍的傳統，我們不能破壞傳統。」

治安軍連長說：「你不要出口傷人，你是什麼幹部？」

我說：「我是指導員。」

治安軍連長說：「看你的政治，不信。」

我說：「你愛他媽的信不信。」

這一罵，那小子惱了，他命令人掘洞口，有十幾把鐵錘掘起來，我退了一個翻口，在第一個翻口上留了一個小西瓜大小的地雷炸了鬼崽子們一下，他們才不敢往裏掘了。那個連長又回來說：「我看你們能跑到那裏去？我們不走。」

我說：「咱們往南在行唐境里見，往北在定縣境里見吧。」

大概他們聽了沒有希望，天也黑了，就撤走了。

那天，就像今天一樣，有我一個堂哥給我幫手，整整支持了一天功夫哩。敵人還這樣引誘我，你們八路軍是愛護老百姓的，你們不出來，我們就要殺老百姓燒老百姓的房子，你們忍心嗎？

我能上這一個洋當？我說：『你們不是治安軍嗎，治安軍就這樣對待老百姓嗎？你們忍心嗎？』

最後三槐說：我們什麼當也不能上，一上當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。那天鑽在洞裏的女人孩子有一百多個，聽見敵人掘洞口，就全聚到這個地方來了，裏面有我的母親，嬸子大娘們，有嫂子姪兒們，她們抖顫着對我講：三槐，好好把着洞口，不要叫鬼子進來，你嫂子大娘和你的小姪兒們的命全交給你了。

我聽到這話，眼裏出了汗，我說：『你們回去坐着吧，他們進不來。』那時候在我心裏，只要有我在，他狗日的們進不來，就是我死了，他狗日的們還是進不來。我一點也不害怕。我說話的聲音一點也不抖，那天嘴也靈活好使了。

人民的生活情緒

有一天早晨，我醒來，天已不早了，對開三槐的母親已經唸唸的紡起線來。這時進來一個少婦在洞口喊：『彩綾，彩綾，出來吧，要去推碾子哩。』

她叫了半天，裏面才答應了一聲，通過那彎彎長長的洞，還是那樣嬌嫩的聲音『來了。』接着從洞口露出一頂白氈帽，但下面是一張俊秀的少女的臉，花格條布的上衣，跳出來時，脚下却是一雙男人的破棉鞋，她坐下，把破棉鞋拉下來，扔在一邊，就露出淺藍色的時樣的鞋來，隨手又把破氈帽也摘下來，抖一抖墨黑柔軟的長頭髮，站起來，和她嫂子爭辯着去了。

她嫂子說：『人家喊了這麼半天，你聾了嗎？』

她說：『人家睡着了嚟？』

嫂子說：『天早亮了，你在裏面沒聽見晨鷄叫嗎？』

她說：『你叫還聽不見，晨鷄叫就聽見了？』姑嫂兩個說笑着走遠了。

我想起這就是游擊區人民生活的情緒，這個少女是在生死交關的時候也還顧到在頭上罩上一個男人的氈帽，在腳上套上一雙男人的棉鞋，來保持身體服裝的整潔。

我見過當敵人來了，女人們驚惶的樣子，她們像受驚的鳥兒一樣向天空突飛。一天，三槐的二嫂子說：『敵人來了能下洞就下洞，來不及就得飛跑出去，把吃奶的力量拿出來跑到地裏去。』

我見過女人這樣奔跑，那和任何的賽跑不同，在她們的心裏可以叫前面的，後面的，四面八方的敵人的槍彈射死，但她一定要一直跑出去，在敵人的包圍以外，去找生存的天地。

當我們逃到遠遠的一個沙灘後面，或小叢林裏，看着敵人過去了，於是倚在樹上，用衣襟擦去臉上的汗，頭髮上的塵土，定定心，整理整理衣服，就又成羣結隊歡天喜地的說笑着回來了。

一到家裏，大家像沒有剛才那一場出生入死的奔跑一樣，大家又生活得那樣活潑愉快，充滿希望，該拿針線的拿起針線來，織布的重新踏上機板，紡線的搖動起紡車。

而跑到地裏去的男人們就順便耕作，到中午才回家吃飯。

在他們，沒有人談論今天生活的得失，或是慶幸沒死，他們是：死就是死了，沒死就是

活著，活著就是要歡樂的。

假如要研究這種心理，就是他們看的很單純，而且勝利的信心最堅定，因為接近敵人，他們更把利想的最近，知道我們不久就要反攻了，而反攻就是勝利，最好是在今天，在這一個月裏，或者就在今年，掃除地面上的一切悲慘痛苦的痕跡，立刻就改變成一個歡樂的新天地。所以勝利在他們眼裏距離最近，而那事實也最顯明最大。也因為離敵人最近，眼看到有些地方被敵人剝奪埋葬了，但六七年來共產黨和人民又從敵人手中奪回來，努力創造了新的生活，因而就更珍愛這個新的生活，對他的長成也就寄託更大的希望。對於共產黨的每個號召，領導者的每張文告，也就堅信不移，鼓舞興奮地去工作着。

由勝利心理所鼓舞，他們的生活情緒，就是這樣。每個人都是這樣。村裏有一個老泥水匠，每天研究搗洞的辦法，他用羅盤、水平器，和他的技術、天才和熱情來幫助各村改造洞。一個盲目的從前是算卦的老人，編了許多『勸人方』，勸告大家堅持抗戰，他有一首四字歌叫『十大件』，是說在游擊區的作人道德的。有一首『地道歌』確像一篇住洞須知，真是家傳戶曉。

最後那一天，我要告別走了，村長和中隊長領了全村的男女幹部到三槐家裏給我送行，

游擊區老百姓對於抗日幹部的熱情是無法描寫的，他們希望最好和你交成朋友，結爲兄弟才滿意。

僅僅一個星期，而我坦白的說，並沒有能接觸廣大的實際，我有好幾天住在洞裏，很少出大門，談話的也大半是幹部。

但是我感觸了上面記的那些，雖然很少，很簡單，想來，僅僅是平原游擊區人民生活的一次脈搏的跳動而已。

我感覺到了這脈搏，因此，當我鑽在洞裏的時間也好，坐在破炕上的時間也好，在菜園裏夜晚散步的時間也好，我覺到在洞口外面，院外的街上，平鋪的翠綠的田野裏，有着偉大、尖銳、光耀、戰事的震動和聲音，晝夜不息。生活在這裏是這樣充實和有意義，生活的經線和緯線，是那樣的複雜堅韌。生活由戰爭和大生產運動結合，生活由民主建設和戰鬥熱情結合，生活像一匹由堅強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織造着的布，光彩照人，而且已有七個整年的歷史了。

並且在前進的時候，周圍有不少內奸特務，受敵人、漢奸、獨裁者的指揮，破壞人民創造出來的事業，亂放冷箭，使像給我們帶路的村長感到所負責任的沉重和艱難了，這些事情

更促進了人民的智慧和胆量。有人願意充實生活，到他們那裏去吧。

回來的路上

回來的路上我們人多了，男男女女有十幾個人，老李派大車送我們，女同志坐在車上，我們跟在後面。我們沒有從原路回去，路過九區。

夜裏我們到了一個村莊，這個村莊今天早晨被五個據點的敵人包圍，還抓走了兩個幹部，村裏是非常驚慌不定的。

帶路的人領我們到一所空敞的宅院去，他說這是村長的家，打門叫村長，要換一個帶路的。

他低聲柔和的叫喚，原來裏面有些動靜，現在却變得鴉雀無聲了，原來有燈光現在也熄滅了，我們叫女同志去叫：

『村長，開門來吧！我們是八路軍，自己的人不要害怕。』過了很久才有一個女人開門出來，她望了望我們說：『我們不是村長，我們去年是村長，我家裏的男人也逃在外面去

了，不信你們進去看看。」

我猜想看也是白看，男的一定躲藏了，而且在這樣深更半夜也沒法對這些驚弓之鳥解釋，但是我們的女同志還是同她說。她也很能說，那些話叫人聽來是：這些人是八路軍就能諒解她，是敵人偽裝也無隙可擊。

結果還是我們女同志拿出各種證明給她看，講給她聽，她才相信而且熱情的將我們的女同志拉到她家裏去了

不久她的丈夫陪着我們的女同志出來，親自給我們帶路，在路上他給我說，這兩天村裏出了這樣一件事：——

連着兩天夜裏，都有穿着八路軍綠色新軍裝的人到年輕女人家去亂摸，他臉上包着布，鬧的全村不安，女人看見一個黑影也怪叫起來，大家都驚疑不定，說着對八路軍不滿的話。但是附近村莊又沒有駐着八路軍，也沒有過路軍隊住在村裏，這些不規矩的八路軍是那兒來的呢？

前天晚上就鬧出這樣事來了。村婦救會縫洗組長的丈夫半夜回到家裏，看見一個男人正壓在他的女人身上，他吶喊一聲，那個男人赤身逃走，他下死手打他的女人，女人也哭叫起

來：

「你個賊啊！你殺人的賊啊，你行的好事，你穿着那綠皮出去了，這村裏就你一個人有這樣裝裹啊，我睡的迷迷糊糊，我認定是你回來了，這你能怨我呀，你能怨我呀，我可是站的正走的穩的好人呀，天啊，這是你行的好事啊！……」

這樣四鄰八家全聽的清清楚楚，人們才明白了。前幾天區裏交來的幾套軍裝，說是上級等着用，叫縫一下扣子，我就交給縫洗組長了。她的丈夫是個壞傢伙，不知道和什麼人勾結，儘想法破壞我們的工作，這次想出這樣的辦法來破壞我們的名譽，誰知道竟學了三國孫權，賠了夫人又折兵，他自己也不敢聲張了。

他不聲張我可不敢鬆。我照實報告了區裏，我說他每天夜裏穿着八路軍底軍服去摸女人，破壞我們子弟兵的威信，區裏把他傳去了。至於另外那一個，是他的同伙，倒了戈回來搞了朋友的女人，不過我不管他們的臭事，也把他送到區裏了。

同志你看村裏的事多麼複雜，多麼難辦？壞人心術多麼毒？

他們和敵人也有勾結，我們頭一天把他們送到區裏，第二天五個據點的敵人就包圍了我們的村莊，還捉去了兩個幹部。

同志，要不是你們到了，連門也不敢開啊，這要請你們原諒，好在大家都了解我的困難……

送過了封鎖溝牆，這路我們已經熟悉，就請他回去了。第二天我們到了縣裏，屈指一算，這次去游擊區連來帶去，整整一個星期。

缺 页

村 落 戰

是個陰天，刮着點西北風，天發亮，敵人兩輛鐵甲汽車，裝着五十多個鬼子，配合着二十匹馬隊，路過閻家集，向五柳莊方面進攻。

汽車走的很慢，活像鄉下的老牛破車，馬隊不得不緊緊提着韁繩，不然馬就跑過汽車去了。這一來是道兒不好走，坑坑凹凹，二來是怕地雷。走的雖然很慢，威風却盡量施展，汽車一路嗚嗚亂叫，離五柳莊還有二里地，汽車就停住，馬匹散開，鬼子下車，伏在兩旁溝裏，向村裏開砲。村裏沒有動靜，堤坡上的柳樹正在迎風搖擺。

鬼子從新上車上馬，望着村裏走，村裏真是一點動靜也沒有，街口也沒有一個人，這時鬼子的馬隊像飛一樣，向村南村北包剿下去，汽車還是一步一步往街裏開，鬼子們緊緊貼着

車廂端着槍望着前面，這時已經走到大街間，街道窄了，兩旁全是大戶人家的高房，牆垛口，臨街更樓。汽車一路走着，嗚嗚的叫，兩邊的高牆，就發出嗚嗚的回聲。看看快到了十字街口，忽然從路北一家梢門裏拐出一輛牛車，那匹老黃牛，拉着多半車爛磚頭，一看見汽車過來，它就橫在街上不動了。前頭一輛汽車站住，三個鬼子往下跳，剛剛跨到車皮上，就看見一個小小的黑東西從天空飛下來，像燕子掠水一樣，撲到車廂裏去——「轟！」

汽車跳了三尺來高，跨在車皮上的三個鬼子翻到外面去了，車廂裏就全部開了花。這時從兩邊高房的更樓上，手榴彈接二連三摔下來，機關槍向後面那輛汽車射擊，那輛汽車拚命往後退，退，退。鬼子們從車上跳下來往回跑，一個到村外，就伏在堤坡後面去了。

鬼子從新佈置着向村裏開炮，馬隊配合着向村裏開槍，可是村裏又沒有一點動靜了。

連長柳英華就站在街當中路南高升店房上。身邊有兩個通訊員，一班戰士，一挺輕機槍，一個頭髮黑黑的，穿一件乾淨利落的黑色短夾襖的孩子正爬在垛口上，往下看炸毀了的汽車和一地的死鬼，那是小星兒。英華告訴通訊員，去通知村裏的游擊組，找空子往外撤，去打馬隊的屁股，他又對小星說：

『小星，你也和他們撤出去吧，過一會情況要緊急。』

小星回過頭來說：

「我不去，我和你在一塊吧，我道路熟。」

通訊員房跳房的告訴了游擊組長新月，新月打一聲呼哨，兩邊房上的游擊組就跟他跳下房來，在下面院子裏集合好，提着槍，衝到街上，新月提着盒子槍走在前面，貼着牆根往西走，路過那壞了汽車的地方，新月招呼着人們，檢起一些武器，往南一拐，從一條小胡同走了。

高升店是五柳莊街上最高的房子，在上面可以控制村子的東西兩面，英華伏在一個梁口後面，不久就看見又有三輛汽車從閻家集那邊開過來，埋伏在閻家集村邊的我們的隊伍，向汽車開了槍，汽車沒命的衝過來，奔着五柳莊，在那破壞過的汽車路上，一顛一竄的跑，這三輛比剛才那兩輛開的快多了，先頭的給它們踏好了道，沒有地雷放心走吧。

可是一到村邊，「轟」的一聲，前頭一輛像受驚的馬一樣，打了個立棒，車上的鬼子全飛了出來，跌到三丈開外才落地，後面兩輛一時停不住，闖上去，這樣一來三輛汽車就成了三個弓腰橋一樣。車上的鬼子像擲骰子一樣在車廂裏亂碰亂撞起來。

英華看見汽車炸翻，倒吃了一驚，他納悶：是誰這樣手快去埋上雷？

小星說：

「一準是青元，別人手有這樣快，也沒有這個胆量。」

村外敵人的炮火很猛，好像已經發現這座高房是目標了。英華叫把機槍往兩邊轉移一下，離開那小小的更樓，又叫小星監視着南北兩個街口。

砲彈不斷在高房周圍落，炸塌了幾間房，敵人幾次想從東街口衝進來，我們的機槍就安在垛口縫裏，敵人不衝不掃，再衝再掃，有五個敵人順着牆根爬過來，英華用盒子槍瞄着打死了兩個，剩下的三個又跑回去了。

英華對戰士們說：

「敵人是來報復的，管他火力怎樣猛，我們不能讓他們進村。敵人一進來要狠狠燒殺，我們昨天的勝利就完了！」

說話間，敵人一砲瞄準這座小小更樓，小更樓整個栽到街上去了。

天陰慘慘的，時間是快晌午了，小星不知什麼時候到下面去拿上一些餅來，扔到機槍手和戰士們的身邊，英華說：

「快爬到那邊去，不要動。」

槍砲一直響着。小星說：

『英華哥，剛才下去，洞裏的孀子大娘們叫我告訴你，英華哥，怎麼也不要讓敵人衝進街裏來，她們說：這些大人小孩的命全交給你！』

一個通訊員爬過來，英華說：

『你想法衝出去，給二排長送命令，叫他解決了閻家集砲樓，就趕緊進攻縣城北關，你從南街口出去，那裏有一個小交通壕。』

小星趕緊說：

『不行了，敵人已經把甬街口堵住。』他從地上站起來：『英華哥，我去送這個命令。我從這裏下去，那西房後面有條小夾道，裏面就是地道口，我可以鑽到村外去，敵人看不見。』

一個砲彈飛過來，打翻兩個垛口，英華說：『好。還是叫通訊員跟你去，你下去就告訴洞裏的人，說敵人進不來，叫她們安生生在洞裏，不要慌張。』

小星答應了一聲，像一隻小猴子一樣，從高房跳到低房，又從牆角上溜下去，通訊員跟在後面。下去就是一條窄口的夾道，兩邊黃泥土牆，地下全是爛柴敗葉，小星側着身進去，

走到中間，看了看，就背過身子，輕輕在牆上，就不見了。通訊員一看那牆還是一色黃泥土牆，連一個紋絲也沒有，吃了一驚，趕緊叫：

『小星同志！』

小星在牆裏面說：

『不要嚷麼！你也背過身子來在牆上靠一下，可要輕輕地。』通訊員靠了一下，只覺得身不由主地隨着進去了，裏面是伸手不見掌黑屋子，通訊員站腳穩就栽了一交，小星趕快把他扶住說：

『不要冒冒失失的麼！』

然後小星跳進一個洞裏，不知道是和那裏的人說話，只聽他說：

『三大娘！』

也不知道從那裏來了一個囁囁的聲音：

『怎麼咧，小星？敵人進村了嗎？』這聲音像是從地裏來的，又像是從天空來的，像是神仙的指引，又像是電台上的無線電收音，只聽小星又說：

『沒有。鬼子一輩子也進不來，英華哥說等不到天黑就把他們打退了，叫你們不要怕。』

那個蚊子一樣飛來的聲音就念了一聲：

「阿彌陀佛！」

這時，小星才對通訊員說：

「下來吧！彎腰往左拐！」

通訊員費了很大力氣，才鑽到洞裏，摸了半天，才摸到左邊那個道上，等他摸着小星的衣服了，他喘着氣說：

「小星同志！走慢點，我跟不上，失了方向可就壞了。」

小星在前面貓腰走着，那孩子活像一條歡跳的小蛇一樣，走的很快，通訊員使勁彎着身子，走了幾步，已經滿頭大汗，只得叫道：

「小星同志！我跟不上，我帶着槍不好走哩！」

小星說：

「這樣吧，你把槍遞過來，我拉着走吧，你走的這樣慢，天黑也出不去。」

這樣，小星像拉算卦的瞎子一樣拉着通訊員。

小星心裏有些埋怨英華，爲什麼非叫他跟來，不然，這個時候，他快把命令送到了。

小星硬拉着通訊員往前走，左拐右拐，後來道路寬敞些了，通訊員也走的快些了。忽然他們聽見槍砲就在他們頭頂上響，後來好像有幾個人就在他們頭頂上跑過去了。小星小聲說：

「同志，不要講話了，已經到了村外。」

又走了一會，小星把槍放下，蹲了身子，咕通咕通的像拆房子一樣，立刻就有一縷光亮照到洞裏來。小星說：

「好，可以出去了！你小心些，下面是井！」

小星先鑽出去，兩手扣着井框，兩隻腳叉開，看青磚縫上上去了，通訊員也鑽出來，把槍背在肩上，照樣攀登上去，他往下一看，是一個濃綠清涼，不知有多麼樣深的一口水井，水平如鏡，照見他和小星渾身泥土，這時，他才發覺自己已是滿身大汗。

小星探頭在井口四面一望爬出去，通訊員也爬出來，已經是村南一里地的野外，這時莊稼全收割了，沒有割的也因爲風吹雨打撲倒在地上。天還是陰着，敵人的砲火像刮風一樣往村裏打，整間五柳莊上面的天空，叫烟、土、烏雲罩住了。

在村裏在房頂上也不覺怎樣，現在回頭一看，小星才覺得英華他們危險，忍不住回通訊員說：

「你看英華哥能抵擋得住嗎？」

通訊員說：

「我們柳連長最重視政治影響，他既是那麼說，就是剩下他一個人，守着那挺機關槍，鬼子也掉不了猴！」

他們就聽見從街裏，發出一陣機槍聲，聽來是那樣急，那樣狠，掃開雲霧、烟塵，向正南方向射擊，小星看見南街口的鬼子一陣亂，他判斷一下方向，說：

「鬼子想從南街口進去，好，英華哥也轉到高升店的正房上去了，那裏正對南街口，他們怎樣跳過去的呀？」

小星和通訊員在地裏半爬半走往東南方向跑去，在一條小交通溝裏，碰見他村裏一個游擊組員叫秋河的，做着懷跑過來，小星一見就說：

「你還不去打仗，瞎跑什麼？」

秋河說：

「你看見我瞎跑來？我去集合人夾着，五毛營，趙家莊，閻家集的游擊組全開來了。我們包圍着敵人打。」

小 屋 說：

「這就好了，我也是去送命令，叫二排長攻城，你告訴新月哥，叫他們好與打吧！」

小星把命令送到二排長那裏的時候，二排已經把閻家集的砲樓解決，接到命令，跑步去奔襲城關。天已快黑了，五柳莊村外的敵人，無心戀戰，就用那剩下的兩輛汽車載着鬼子往城裏退，一路上，我們的地雷槍砲一齊響，打的鬼子三步一停，兩步一歇，桑木大隊長着了急，從汽車上蹦下來，騎上一匹白色洋馬，往野地裏竄了。

工會主任青元這一天埋好很多地雷，正伏在汽車旁邊一條橫溝裏休息，桑木的馬，跑到溝邊，馬原是驚了的，桑木一看前面是溝，用皮鞋下死勁一踢馬肚子，那馬把頭一抬，前腿一曲就跳過去，青元順手一槍，正打中馬肚子，那馬痛得難忍，渾身一抖，就直直的立了起來，桑木騎不住，閃了下來。完全掉下來也好，但却是一隻腳掛在蹬裏，那洋馬沒命的奔向城裏跑去，桑木頭朝下，兩隻手在地上亂抓，一路上盡是豆粒楂高粱地，擦的他頭破血流。……

白洋淀邊一次小鬥爭

有一天，我送一封信到同口鎮去，把信揣在懷裏脫了鞋，捲起褲腿，在那漫天漫地的蘆葦裏穿過，蘆葦正好一人多高，還沒有秀穗，我用兩手撥開一條小道，腳下的水也有半尺深。

走了半天，才到了淀邊，撥開蘆葦向水淀裏一望，太陽照在水面上，白茫茫一片，一個船影兒也沒有。我吹起暗號，吹過之後，兩邊蘆葦裏就嘩啦嘩啦響着，鑽出一隻游擊小艇來，撐船的還是那個愛說愛笑的老頭兒，他一見是我，忙把船靠攏了岸，我跳上去，他說：

『今天早啊。』

我說：『道遠。』

他用竹篙用力一頂，小艇箭出絃一般，竄到淀裏。外面是沒有一隻船，只有我們這隻小艇，像大海上飄着一片竹葉，目標很小。就又把閒話來。

老頭兒愛交朋友，幹抗日的話兒很有經驗，充滿勝利情緒，他好打比方，證明我們一定勝利，他常說：

『別看那些大事，就只是看這些小事，前幾年是怎樣，這二年又是怎麼樣啊！』

過去，他是放魚鷹捉魚的，他只養了兩隻鷹，和他那個乾瘦得像柴火棍一樣的兒子，每天從早到晚在淀裏捉魚。剛一聽這個職業，好像很有趣味，叫他一說却是很苦的事，那風吹雨洒不用說了，每天從早到晚在那船上號叫，敲打魚鷹下船就是一種苦事，而且父子兩個是全憑那兩隻鷹來養活的，那是心愛的東西，可是爲了多打魚多賣錢，就得用一片尖利的竹片卡在魚鷹的嗓子裏，使它吞不下四兩以上的大魚去，這更是使人心酸又沒有辦法的事。老頭兒是最心痛那兩隻鷹的，他說，別人就是拿二十隻也換不了去，他說：

『那一對鷹才合作哩，只要一個在水裏一露頭，叫一聲，在船上的一個，立刻就跳進水裏，幫他一手，兩個人抬出一條大魚來。』

老頭兒說，這兩隻鷹，每年要給他抬上一千斤。鬼子第一次進攻水淀，在淀裏搶走了兩

隻魚鷹，帶到端村，放在火堆上燒吃了，兒子去參加了水上游擊隊，老頭兒把小艇修理好，做交通員。

老頭兒樂觀，好說話，可是總好扯到他那隻鷹上，這在老年人，也難怪他，這一天，又扯到這上面，他說：

『要是這二年就好了，要在這個時候，我那兩隻水鷹一定鑽到水裏逃走了，不會叫他們捉活的去。』

可是這一回他一扯就扯到鷄上去，他說：

『你知道前幾年，鬼子進村，常常在半夜裏，人也不知起牀，鷄也不知道撒窠，叫鬼子捉了去殺了吃了。這二年就不同了，人不在家裏睡覺，鷄也不在窠裏宿。有一天，在我們鎮上，鬼子一清早就進村了，一個人也不見，一隻鷄也不見，鬼子和偽軍們在街上，東門門西門門，一點食也找不到，後來有一個鬼子在一株槐樹上發見一隻大紅公鷄，他高興極了，就舉槍瞄準，公鷄見他一舉槍，就哇的一聲飛起來，跳牆過院，一直飛到那村外，那鬼子不死心，一直跟着追，一直追到葦垛場裏，那隻鷄就鑽進了一個大葦垛場裏。』

沒到過水淀的人，不知道那葦垛有多麼大，有多麼高，一到秋後霜降，幾百頃的葦葦收

割了，捆成捆，用船運到碼頭旁邊的大場上，垛起來，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樓房一樣，白茫茫一片。這些蘆葦在以前運到南方北方，全國的涼棚上的，炕上的，包裹貨物的蓆子，都是這裏出產的。

老頭兒說：『那公鷄一跳進葦垛裏，那鬼子也跟上去，攀登上去。他忽然跳下來，大聲叫着，笑着，往裏跑，一時他的伙伴們從街上跑過來，問他什麼事，他叫着，笑着，說他追鷄，追到一個葦垛裏，上去一看，裏面藏着一個女的，長的很美麗，衣服是紅色的。——這樣鬼子們就高興了，他們想這個好欺侮一下就到手了。五六個鬼子餓了半夜找不到個人，找不到東西吃，早就氣壞了。他們正要撒撒氣，現在又找到了這樣一個好欺侮的對象，他們向前躍進，又嚷又笑，跑到那個葦垛跟前，追鷄的那個鬼子先爬了上去，剛爬到葦垛頂上，剛要直起身來喊叫，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來，鬼子仰面朝天從三丈高的葦垛上摔下來，別的鬼子還以為他失了脚，上前去救護他，這個時候，那姑娘從葦垛裏鑽出來，咬緊牙向下面投了一個頭號手榴彈，火光起處，炸死了三個鬼子。人們看見那姑娘直立的立在葦垛上，她才十六七歲，穿一件褪色的紅布褂，長頭髮上掛着很多蘆花。』

我問：

「那個追鷄的鬼子炸死了沒有？」

老頭兒說：

「手榴彈就摔在他的頭頂上，他還不死？剩下來沒有死的兩三個鬼子爬起來就往回跑，街上的鬼子全開來了，他們沖着葦垛架起了機關槍，掃射，掃射，葦垛着了火，一個連一個，漫天的濃煙，漫天的大火，燒起來了。火從早晨一直燒到天黑，照得遠近十幾里地方都像白天一般。」

從水面上遠遠望過去，同口鎮的碼頭就在前面，廣場上已經看不見一堆葦垛，風在那裏吹起來，捲着柴灰，淒涼的很。我想，這樣大火，那姑娘一定犧牲了。

老頭兒又扯到那隻鷄上，他說：

「你看怪不怪，那樣大火，那隻大公鷄一看勢頭不好，它從葦子裏鑽出來，三飛兩飛就飛到遠處的葦地裏去了。」

我追問：

「那麼那個姑娘呢，她死了嗎？」

老人說：

「她更沒事，她們有三個女人躲在葦垛裏，三個鬼子往回跑的時候，她們就從上面跳下來，穿過葦垛向旋裏去了。到門口，你願意認識認識她，我可以給你介紹，她會說的更仔細，我老了，舌頭不靈了。」

最後老頭說：

「同志，咱這裏的人不能叫人欺侮，尤其是女人家，那是情願死了的。可是以前沒有經驗，前幾年有了多少年輕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？可是這二年就不同了呵！要不我說，假如是在這二年，我那兩隻水鷹也不會叫鬼崽子們捉了活的去！」

山裏的春天

這天，從家鄉來了一個人，談了半天家裏的事，我很快樂。我很惦記家裏的生活問題，他來一說，一切很好。我高興的要請他吃飯，跑着各家去買雞蛋，走到一個人家，一個年輕的女人正坐在炕沿上，苦聾着臉，在她懷裏靠着一個五六歲的女孩子。我說：

「老鄉，有雞蛋啊，賣給咱幾個？」

她立時很生氣的喊叫起來！

「沒有！還有什麼雞蛋？」

我說：

「我是問一問你，沒有就算了麼！」

她還是哭腫着臉不答理，我走出來，心裏想這才沒的事哩，忽然她把我叫回來說：

『桌子上那小罐裏有兩個雞蛋，是留來給小妮煮着吃的，你拿去吧。』

我一看她忽然又變的這樣，莫明其妙，又一想，我說：

『給孩子吃的，放着吧，我到別人家去買吧。』

我走了出來，吃過午飯，送走客人，村長來找我，說是叫我去給一家抗屬翻沙，傢具他也拿來了，就帶我走，我兩個走到村東，過了河灘，到了一塊方方的堆着石沙的地裏，村長說：

『就是這塊地，男人到咱們隊伍上去了，這塊地去年叫水冲了，你給她把這沙子挑到四邊去好種玉茭子，辛苦你了，回頭我叫她給你送水來。』

說完，村長笑一笑走了，我把軍裝上衣脫下，同皮帶手槍掛在地邊的一棵小棗樹上。這時已是暮春三月，棗樹快要長葉兒，河灘上的一排大楊樹，葉子已經有銅錢大了，黃油油的綠。

我開始把沙子翻起來，然後鏟到筐裏，挑到地邊，堆成土墩，叫夏天的水冲不到地裏來。

今天工作很高興，一大担沙土挑起來，也覺得輕鬆，我想山裏的土質壞，還費這麼大勁，我家那三畝菜園，出產多麼大啊，够他娘兒兩個吃的了。

起晌的時候，我看見遠遠的走來一個婦女，左手拉着一個小孩，右手提着一把水壺，我想是地的主家給我送水來了，走近一看，原來就是上午爲買雞蛋和我吵嘴的那女人，她一見是我，臉上有點下不來，後來才說：

「原來求的是你啊！」

我說：

「原來是你的地啊！」

她把水壺放下，對我說：

「同志，休息一下吧。我和你談談。」

我說：

「說什麼呀？」

她說：

「上午，你趕的不巧，我正生氣，你看人家有人的，有的種地了，咱這地還沒起沙子，

前半天，我提着孩子來看這個地這樣費勁，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怎麼會種上，就生起氣來，正在心裏罵我們當家的，撤下大人孩子不管，你就來了，我那時一看見你們這當兵的就火了。」

我說：

「我們當兵的可沒得罪你呀。」

她說：

「你沒得罪我，我是恨我們那個當兵的。」

我問：

「他走的時候沒告訴你？」

她狠狠地說：

「人家會告訴咱，頭一天晚上，人家說去報個名，一去就沒回家，第二天，我到區裏去給人家送衣服鞋襪，人家還躲着不見哩。」

我一聽她這樣說，想起自己從軍的事笑了。那一年，我們全村的青抗先說到村外開會，排上隊就去參加了學兵營，家裏人聽見急了，母親們說：「你們再到家裏睡一夜再走，沒人

拉你們啊！」可是我們誰也不聽，頭也不回跑了。第二天，媳婦們也湊了一隊，仗着胆子，給我們送衣服，我們藏起來，叫她們放下回去。她們說：「只是見一下，誰拖你們的尾巴哩」。可是我們死也不見。

我喝了幾口水，就又開始翻沙，在挑的時候，女人已經拿起鐵鏟，替我裝筐，她看我能挑那麼重的東西，她問：

「你在家裏也種地？」

我說：

「種地，我有三畝菜園子。」

她又問：

「家裏有大人孩子嗎？」

我說：

「有，一個老婆，一個女孩子，今年六歲了。」

她驚異的看了看我，又嘆了一口氣說：

「都是這樣的嗎？你就不惦記你的大人孩子，她們在家裏不罵你呀！」

我說：

「她不罵我，今天才從我們家鄉來了一人，她還捎口信給我，說好好抗日，不要想家，你抗日有了成績，我和孩子在家裏也光榮，出門進門，人家都尊敬。」

我說到這裏那女人臉紅了一下，她說：

「呀，你家裏的進步！」

我說：

「我們那裏有敵人，村邊就是砲樓，她們痛苦極了，她恨敵人，就願意我在外面好好抗日工作。」

女人說：

「有人給她種地嗎？」

我說：

「家鄉來的人說：一到春天，不用她說話，就有人給他種上了，一到該鋤苗的時候，不用她說話，就有人給她鋤去了；秋天，她的糧食比起別人，早打到屯裏。我在家的時候，是我一個人種地，忙的不行，現在是有好多人給她耕種。我們八路軍的弟兄，比親弟兄還親，

他們在那裏駐防，打敵人，知道我不在家，就會替我去種上地，照顧我的大人孩子。和我在家一樣。」

這時候，這女人才真正睜開眼笑了，她說：

「剛才我還覺得辛苦你，自己不落意，這樣一說，你和我們當家的是一家人，他要住在你們村裏，也準得給你家裏去幫忙吧？」

我說：

「一定，我們八路軍就是這樣一個天南海北的大家庭。你明白這個道理，你就不用惦記他，他也不再惦記你們了。」

這時候，女孩子跑到那小叢樹下面，伸手去够那槍，又回過頭來望望我，望望她母親。我放下担子過去，哄着她穿上我那軍裝上衣，繫上皮帶，把槍放在她那小手裏，那孩子就像一個小戰士一樣，緊緊的閉着小嘴。對面的母親，響亮的笑了。

缺 页

麥 收

三九年，冀中解放區小麥黃梢的時候。

東房涼還有一尺來寬，天氣就熱上來了，毒辣辣的熱，可是人們並不嫌，知道這是收割麥子的好天氣。

禿大娘做好飯，端到大門過道裏，放在一張小白木桌上，小桌旁邊，放上兩個麥楷編的蒲墩，自己却坐在那塊捶布用的青石板上，等候二梅和妯爺回來。

二梅還沒有進門就尖着聲喊：

「奶奶，飯熟了沒有？」

奶奶站起來笑着說：

『熟了！有功的回來了。』

二梅和爺爺把搯回來的麥個放在院裏，一邊擦着汗，坐在蒲墩上。她望一望飯碗，把小嘴一擦說：

『又是秣麵餅！』

奶奶說：

『折死你！秣麵餅還不好，你要吃什麼？忘記那二年吃糠嚙菜的日子了。』

『我想吃白餅。』二梅撒嬌說。

爺爺指着院裏的麥個說：

『後半天就叫你奶奶去打，先在碾子上推一點，吃一頓。』

二梅紅着臉說：

『不，奶奶，我是說着玩哩。』

奶奶也看着自己的孫女兒笑了，是個好孩子，才多麼大了呀，已經是村裏的青婦部長。風吹進來，烏黑的頭髮往後面飄，孩子的臉多麼豐滿好看呀，這是奶奶從小一口水一口飯喂養大的啊！

「急急忙忙吃了兩個餅，二梅就站起來，跑到院裏拿了一把鐵鏟，就往外走。

奶奶問：

「這又是幹什麼去？」

二梅說：

「集合人去破路麼，保護麥收。」

奶奶說：

「這麼熱天，歇了晌再去！」

二梅說：

「歇了晌，鬼子要不歇晌就來了呢？」

說着就往外跑，奶奶死命往回叫她：

「二梅！你回來給我好好的再吃一個餅！」

爺爺說：

「你叫她去吧！」

爺爺又向着外面喊：

「二梅，你要破不好路，叫鬼子搶走了我的麥子，你就別想吃白餅了！」

「好呀！」二梅拉着長聲答應。

二梅把鐵錘抗在肩上，手裏拿着一根高粱桿，一到街上，就掏出笛子吹起來：

「唧，唧，唧唧唧！」

轉過孫玉琴家的黑大門，孫玉琴的婆婆正在過道裏看着孩子打盹，孩子光着屁股在她身邊滾爬，二梅用力吹了一聲笛子，老婆子睜開眼說：

「呦，部長，集合了嗎，太熱吧？」說着就抓起孩子往家裏走。一邊說：「快回家去吃奶奶，你娘就要去破路了，要等老半天哩！」

二梅在街上來回的吹着笛子。青年婦女們一個一個從自家大門裏走出來。這不知道是什麼風俗，翼中的婦女們，只要一出大門，只要是成羣結隊，也不管是去開會，去上學，去破路或是割電綫，一個個打扮的入像走禮串親一樣。

一個個全換上新衣服，臉洗得乾淨，頭髮梳得平整，頭上蒙了一塊新毛巾，又可以遮太陽，又可以擋風。

她們站在那新刷寫上雙十綱領的高房下面的大槐樹陰涼裏。她們簡直是擠在一塊，手裏的鑊鏹，碰的叮噹亂響，還夾着那清脆的說笑。

「俺剛說歇歇，就吹笛！」一個穿漂小白褂的說，她叫張秀玲。

「歇歇，鬼子來了燒了你的鬼子窩，你歇個屁，啊，你還穿着襪子，多封建！」

「該死！」她罵着，却轉過頭來開別人的玩笑：「歡迎啊，歡迎孫玉琴來的晚啦！」

晚來的有些臉紅，三步兩步跑到羣裏來：

「她奶奶剛把孩子拖到家，吃了兩嘴就來了。爲什麼人家……？誰像你那麼利落乾淨！」說着把抗着的鐵鏹往地上狠命一頓，站住。

二梅站在太陽地裏，催着人們站隊，臉上已經流着汗。這是她新從學校裏先牛學來的規矩。先生說：站隊的時候，叫隊伍站在陰涼裏，你站在太陽地裏。

隊伍站的整整齊齊，風吹動樹枝卸下陽光來，在她們的頭上衣服上游動，染成各色各樣的花。

二梅站在隊前講話的時候，說笑也停下來了。就是有幾個想笑的，一看見她那繃得緊緊的臉，也就趕緊用牙齒咬住了嘴唇。這小姑娘可以在家裏撒嬌，担負起工作的時候，却非常

嚴厲，她問：

「你們看那傢伙幹什麼去呀？」

「挖溝！」一齊大聲的回答。

「對了。駐在咱村的隊伍和青抗先，今天下午去打擊敵人，這是爲的保護咱的麥子。我們也不能落後，我們把接村路挖通！」

接着是小組和小組競賽。隊伍出發了，二梅走在前面。一出村堤口，就是無邊的小麥地，一片金黃，中間也摻雜着幾片淺綠；風吹過來，小麥一齊低下頭，風吹過去，那長大的穗子，又一齊挺起來在太陽裏閃着光。

太陽是專爲麥子來的，現在更加熱了。

來到接村路上，二梅用高粱桿分好段，用鐵鏟劃上印，說：

「來吧，兩個人挖一桿，一把鐵鏟一把鋤。」

大道是經過河水冲刷的，現在晒乾了，有兩寸多厚的硬皮，挖起來很費力氣。幾鎬下去，那些新衣服就全叫汗濕透了，汗流的滿臉滿腮，沾住了頭髮。她們却誰也不肯直起腰來休息一下，你一鎬我一鏟的工作。二梅領着頭唱：

「是誰說

婦女不如男子漢？」

人們就合起來：

「挖溝破路

男人女人是一般。」

二梅的奶奶禿大娘提着一把大錫壺來給她們送水，人們揸着嘴，一邊說：

「還是這老太太知心，這麼熱天來給我們送水。」

張秀玲說：

「她知心，她老廢物啦，不送點水，還幹什麼抗日呢！」

人們全笑了，禿大娘却正正經經的看着大家，她說：

「我老啦，老廢物啦，依我看，你們誰也不跟我有用，張秀玲更不沾。」說到這裏，她把話頓住，好集中大家的注意，爲她那下文助威。真的大家停止了說笑，水也不喝了，聽她說：

「我養活（生）了兩個小子，都參加了八路軍，大的在十六團，二的在二十二團，這不是我的力量嗎，這比你們誰抗的不勁頭大！你們誰比得上我，誰敢和我競賽？張秀玲你多麼沒出息，娶到我們村裏三年了，一點貢獻也沒有，還說我哩！」

大家哄的一聲笑了，張秀玲驕的低頭跑了。有的就嚷：

「誰敢和這老太太比賽？」

「穿漂白小褂的敢！」

「你敢！你行了！」

二梅一直還在那裏挖，這時才抬起頭來說：

「奶奶，就是你，淨就誤我們的時間！」奶奶趕緊提起壺來說：

「你們看，俺家二梅又批評她奶奶了。你們還喝不喝？不喝了，我就回去了，你們快挖吧！」

說着，提起壺來，又拐打拐打的走了。

這裏的說笑伴着鐵鏟和鎬的聲音，從汗氣熱氣裏升起來。等到人影兒和身子一般長的時
候，她們的工作就快完成了。

隊伍上的指導員從一塊麥地裏走出來，後面跟着一個揹大槍的矮個子通信兵。在村裏住
長了，他認識二梅；他說：

『部長領導的好，真積極！』

二梅也直起身子笑着說：

『指導員，我們破好了路，你要擋不住鬼子，叫他們衝過來，我們可批評你！』

指導員說：

『好，好，好。你聽槍響吧！』

指導員穿進另一塊麥地，他的衣服和麥子一個顏色，麥穗打到他腰裏。那個通信員却淹
沒在麥子裏了，只有那黑黝黝的槍口露在外頭。不久，這槍口也消失不見了。

一隻布穀鳥像是受了驚，慌慌張張的從東邊飛過來，一聲連一聲叫着：

莫黃莫割——莫黃莫割！

「嘎勾——」東邊響了一聲槍。婦女們拖着鐵鎬和鏟從道溝裏跳上來，向東邊張望。槍聲的越來越密，越來越急，也越來越近了。二梅的臉有些青白。

東邊捲起了一團烟，罩住了金黃的麥子。機槍聲，砲聲，好像壓低了那裏的麥子。砲彈炸碎我們的土地，土塊飛到半天空，那裏面有多少炸碎了的金黃的麥穗！二梅知道這是敵人的砲，在那裏作戰的同志們，是不是受了傷呢？

她喊叫：

「我們不要在這裏傻站着了，快回去抬担架了，預備雞蛋和開水！」

當她們抬了幾付担架回來，砲聲停了，那一團烟也遠了。但是槍聲很響很急，二梅知道這是我們的軍隊追趕敵人了。她們很快的奔着向那裏跑去。

我們的軍隊把敵人趕回窠裏去，才停下來。她們抬回受傷的指導員和他那矮矮的通信兵。他們兩個去奪敵人的重機槍，受了傷。她們把奪來的重機槍也放在一付担架上。

還空着一付担架。她們回來，路過二梅家的地邊，爺爺正靠在一個捆了的牛腰粗的大麥個上等候，他担心他的孩子，眼望着東邊的路。二梅說笑着回來了，看見爺爺，她說：

「把麥個放在担架上我們給你抬回去！」

老頭子聽了孫女兒的話，真的把麥個放到担架上來，看着孫女兒和她的伙伴們拾起來，飛快的奔着往村裏去了。

第一付担架上是指導員，第二付是通信兵，第三付是重機槍，第四付麥子。

老頭子跟在後面，打着火抽着烟。太陽已經有一半落到遠遠的西山裏去了，在它上面是一團團的雲彩，千變萬化，在老人頭裏，那是一隻虎，一隻豹，一匹飛馬，一隻老鷹。

晚上，奶奶又把飯放在那裏，小桌上却有了白麵餅。爺爺回來，二梅回來，奶奶說：

「你今兒個更有功了，奶奶給你烙了白麵餅，快點吃！」

二梅說：

「有功的是人家隊伍上，有功的是指導員和他那通信兵，人家奪了敵人一挺重機槍，受了傷，先慰勞他們吧！」

二梅帶了自家的餅還有別人家的雞蛋到指導員那裏去，指導員和通信兵的傷口全包裹好了，躺在院當中月亮地裏的軟床上。

田野裏是收割麥子和打場的聲音，風吹來小麥的帶一點薄薄的香味。二梅和她的兩個小組長站在受傷人的床前，噙着婦救會的慰問信。

二梅又唸了她自己的慰問信。

她唸着，聲音是那樣莊嚴，熱情和誠懇。她述說她自己原是這樣一個孩子：從小死了娘，在野地裏，春天挑野菜，秋天拾莊稼，冬天割柴草，風吹着，雨打着長到十五歲。八路軍來了，是正好的年歲，趕上了正好的年月。這樣她就不再走奶奶的路，娘的路，一條完全新的道路，在她眼前打開了。

她的聲音是那麼莊嚴，熱情和誠懇，感動得受傷的人硬支起身子來，嚴肅的聽着。

（孫犁、趙俠、鐵彥集體創作）